

时光安好，只剩换肤的记忆
和被遗忘的良辰好年。



段年落 维尘◎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B e a u t i f u l m e m o r i e s

良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良辰/段年落, 维尘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5385-3841-0

I. 良… II. ①段…②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9127 号

良 辰

作 者: 段年落 维 尘

责任编辑: 王天明 熊晓君

特约监制: 陈 江 卢 鱼

特约编辑: 刘格林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32 开

印 张: 7

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3841-0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我想。

我应该要有一张很大的床，然后睡在上面，死很久。然，这些都是我意识里如此决裂的想法。我知道，这些被重复了无数次的臆想，每出现一次，都可能会让自己离死亡更近一些，而心脏的跳动也越发显得弱起来。

我们该有新的生活，不管路途遥远，天寒地冻，路断马亡。

——弥渊《浮生烟云》





记忆中有过一只黑猫，是猝死在自己梦中的。

青和光着脚，沿着落满雨水的土地走在路上，脚下是被踩得蔫了的花瓣。黄土太黏，每抬一次脚都会觉得吃力。费力将裙子一角挽起来，不让它挨着地，倒是似顽童一样兜到了纷扬落下的细碎花瓣。

再往前点，青和。

她又听到那个声音，穿过旧日的时光，落在耳膜上。每向前行走一步，青和都会微笑一次。说不出是因为什么，她极度迷恋这段时光，没有任何理由地朝着前面挪动跟生命有关的所有轨迹，从一个空无开始奔赴到另一个盛大的结束。

那一年，青和七岁。她眼睁睁地被梦境里从高空落下的黑猫生生魔住。

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伸出手来反抗，死死地将黑猫掐死在睡梦中。然后在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大病初愈了一样，捂住自己的心口，不停地大口喘息，伴随着短短的抽搐，还有心底细微的疼。

那种感觉很熟悉，青和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。

似乎每一次都是在噩梦突醒的时候，会看到极光，落在自己的身上，让她产生某种错觉，如果说一切是有轨迹可寻的。

青和不喜欢黑猫，说不出是因为什么。纵然当时只是七岁的年纪，却认为那是情欲的象征，就好像是在三岁那年的生日。

那天，母亲从城里来接青和，她同外婆一起站在村口等母亲。那一段短短的路程以及等待，让青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遥远。

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母亲，那个叫做蓝的女人。

那时的青和尚未懂得某些事情，她不懂得母亲曾经受过怎样的苦痛将她分娩出来，她不懂得母亲对自己的不喜爱，她亦不懂得母亲对她其实还是这样疼惜与热爱。

她总以为眼前的人是和普通人一样的，不过她的称谓是母亲。但她记得自己斜着眉眼偷看母亲的样子。似乎青和记得更多的不是母亲，而是女人。

于是青和的记忆是这样开始的：女人穿着素染的旗袍，光滑的缎子上有着大朵大朵朱红的暗花，把身段衬托得分外妩媚。虽然带着几分清冷，但还是无法遮住那其中透露出来的妖艳。这些在日后也必将成为青和的审美，她以为所有的女人，若要做到万种风情，唯有这样才是最美好的。

青和记得蓝的样子。

再大些以后的青和，常常会做出这样的假想：她的母亲若是出生在晚清之时，那该是一个有着何等风情的女人。

依稀里最欢喜的是有关母亲的这样一个场面：她描了细而长的眉，嘴唇微启，抱着少不更事的她说：“青和，有时候，我不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但是，我想应该是很简单的生活吧，我所念的，是世俗生活。养一只猫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。可以闲时赏花与看月。在门前栽种上夹竹桃。穿着棉布的拖鞋，沿着石子路，偶尔看荷，品花茶，所见茶蘼。夜雨时，只剪西窗烛，只话巴山雨。”

那时的青和尚且年少，不懂得母亲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。直到很久以后，慢慢成长起来，她才终于明白，原来，从最初，她的母亲便将她当做了一个成年人，而不是一个孩子。从一开始，母亲便将一些成人的意识强加给她，这也是她日后时常会感觉到疲累的原因。

青和记得某个黄昏，她同母亲看完电影回去时的画面。她在回家路上崴了脚，心里隐隐有着不安。

门是带着一层窗纱的，是以前用来遮挡蚊蝇的那种，泛着青色。

然后青和就和母亲站立在那里，她看见自己的父亲正和一个陌生女人赤条条地纠缠在一起。

窗纱因为长时间没有清洗而开始显出一些黑色来。她所看见的不是从眼皮底下飞掠过去的蚊蝇，而是情欲的纠缠。她看见女人粗壮的大腿上裹着镂空的黑色丝袜，兜着一小块一小块鱼鳞状的白花花的肉。

母亲养的黑猫凄厉地叫了一声，弓着身子从青和的旁边蹿过。

她向来不喜欢黑色的东西，更何况是这样一只叫声难听的猫。那时候，青和下意识地抬起自己的脚，想去踢在那里蹭她裤脚的黑猫。可是，她没有想到的是，母亲几乎是做了个和她一样的动作。只是母亲没有任何迟疑地就下了脚，一脚将黑猫踢得老远。

伴随着黑猫凄厉的嘶叫，床上的男人和女人停止了动作，惊慌失措地回过头。那两张脸扭曲起来的樣子，就像是被摔得粉碎又被糊在一起的泥人，再或者就是刚才被蓝踢了一脚的黑猫。

这是七岁的青和第一次感觉到肮脏。

通常遭遇这样场景的女人，更多是泼妇一般去咒骂与自己男人偷情的女人。

然而蓝没有，她是非常理性的女人。所以在那次事件里，她只是用手捂着青和的眼睛，什么都没说，带着她转身，离开。

青和一直记得，因为崴了脚，走路不是很稳当的自己被母亲抱在怀里下楼梯的模样，她的小脸伏在母亲柔弱的肩膀上，她能感觉到母亲的肩膀抖动的频率。

她那时候一定不知道母亲是在哭泣在难过，她甚至把自己的小手放在母亲的肩膀上很有节奏地拍着，嘴里还哼着从外婆那里学来的第一首歌谣，世上只有妈妈好……

在下楼梯的时候，由于母亲的不小心，青和的头碰到了刺柏树，那些带有刺的植物扎到了青和，青和哭了起来，然后她听到母亲带着哭腔的安慰：“青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然而，青和不能去预料什么，那次事件的后果是她始终不能企及

的。然而她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加速了母亲与父亲离婚的决定。

在拿到离婚证书那一天，青和看见母亲的手在颤抖。她的手指间还夹着一根香烟，她一边抽一边咳嗽。

蓝一直是贤淑的女人，不懂得如何去往烟视媚行的边上靠。所以即使她那天化了很浓的妆，却仍显得不自然。

她们离开的时候，父亲并没有任何想要挽留的意思。青和看着他穿着白色的背心和宽大的沙滩裤，背对着她们，在点一根烟。

青和仔细看了看这个她住了四年的地方，地上很随便地扔着的几粒烟嘴，墙壁上她粘贴了四年的奖状，还有呼啦啦响着的破旧风扇。

这些是青和对这个家的唯一记忆，似乎从一开始，那些不温暖的事物就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圆满或者离散，只在于早晚。

然而这一切就像是一场不着边际的开始，线索模糊。

而有关少女青和的故事，才刚刚开始。

后来青和一直在想，如果在少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那么她是不是该和所有的人一样，一直生活在永安巷。或者她以后的人生也应该和常人一样，无论生老病死，喜怒哀乐，都遵循命运所给予的旨意，而不是去抵抗和不接受。

回忆，也许是由一些声音和画面组成的。有奔跑，离开，放弃，或者还有爱。可每次当她回忆起这些的时候，总是习惯性地缩成一团，抱住自己的双脚取暖。

青和一直都记得被母亲拽着离开的场面，她还光着脚没来得及穿上鞋子，像是被她遗弃了一样放在窗台上。

她一直记得那双鞋子是二十一码，因为没穿过多少次看起来还像是新的。所以她的脚步放得很慢，她想，也许自己应该同母亲再讲讲，讲讲自己是多么希望能够将那双鞋带走。然而她的脚上甚至连一双袜子都没有来得及穿。

母亲一边拉着箱子朝外走去，一边叫她跟上。她竟踉跄起来。而那也是母亲第一次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疼惜青和，她大概是气昏头了。

青和记住了那段路程。

她记得因为少时身体不好，外婆在娘娘庙给她求了长命锁，用红色的丝线穿好系在她的脖子上。因为短小而急促的奔跑，坠在锁上的铃铛发出一阵阵细碎的声响，一下一下敲击着她小小的胸腔，她听得见里面空荡荡的回声。

她甚至试图去跟母亲交谈，她想说：“妈，你能不能慢一点，我的脚疼。”

然而她没有。她向来逆来顺受，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在母亲身后朝前走。那个时候，天已经是灰色。

青和记得，她和母亲站在空无人烟的三环路口。因为长时间急促走路的缘故，青和的脚疼得有些厉害，她看着自己赤裸的肮脏的脚，突然感到难过。

她转身跑了回去，母亲没有喊她，她也没有回头。

青和并没有进屋，她只是站在阁楼下面，张望着窗口那双鞋子。她始终是不愿再上去了，那双鞋子让她觉得很难过。

青和在转身离开的时候，看到从垃圾箱里露出一截白色的鞋带。

她想起自己两天前丢掉的鞋子，因为太小而把她的脚挤得生疼的白色球鞋，已经磨出很多裂纹的鞋子。她每次都把它洗得很干净。

她欣喜地把它们拿出来套在自己的脚上，然后一瘸一拐地奔向母亲走的方向。

青和开始感到害怕，她怕母亲会因为生自己的气而丢下她独自走掉，这个想法让她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。

鞋子在脚上看起来有些变形，很丑，白色的鞋带被踩得很脏很凌乱，几次险些将青和绊倒。她甚至没有时间去系上。整个过程青和一直处于努力奔跑的状态，她忍着脚疼，始终没有停下，她只是不断地赶着。她不敢停，她怕一停下来，母亲就会跟着消失不见。

母亲看到回来的青和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行李箱交到她的手上。

天黑得很快，青和拖着重重的行李箱站在那里看着母亲对每一辆

疾驰而过的车辆招手。偶尔有车停下，母亲匆忙过去搭讪，终都未果。这样的清冷夜晚，没有谁肯停下车载她们离开。因为母亲走得匆忙，身上没有带一分钱。

青和看着母亲的旗袍在风里呼啦啦地翻飞，看着她鬓角垂下的发，遮住了眼睛，她拿手抚开，隐隐透着不耐烦。

最后母亲累了，修长的小臂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半弧线，委顿地垂下。她轻轻走过来，将青和的头揽在怀里。

那天夜里，她们就坐在萧瑟的路口的草丛上，依偎着到天亮。

虫鸣，萤火虫，偶尔的风声，还有梦里走不完的路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青和被母亲摇醒，那个时候母亲已经拦到车，愿意载她们回去。青和记得睁开眼睛看到母亲的眼里充满了血丝，她大概也是太累了。

青和下意识地，将胳膊抬起，环在母亲低下来的脖子上，母亲什么都没有说，任她搂着自己上车。大概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沉默了。

司机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，连微笑起来的样子都显得分外厚道。青和坐在车后座看了他很多眼，却始终记不住他的脸。那是一张陌生人的脸，一个陌生且平凡的男人的脸，不似父亲那张秀美至极的容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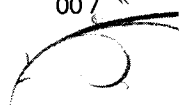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她没有想到，自己用心看了很多眼都没有记住的男人，却会是在今后和她们生活很久很久的人。

有些人、有些事，就是这么奇怪，似乎初相逢，便已是命中注定的劫。

年迈的外婆看到她们回来并没有过多的欣喜，只是轻叹一声说：“他始终没有留下青和。”像是预料到了一般，又带着一点反问的意思。

母亲没有答话，只是将行李以及青和放在屋里，转身离开。

是的，那个时候，青和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



外婆说，蓝很美。

是的，青和知道，母亲一直都是那么美丽的女子，不仅是因着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高傲与清冷。其实长大后的青和也时常会想起母亲，她是那种笑起来充满魅惑的女人。

在蓝的身上，始终找不到常人要走的路子，她是不同的，充满妖冶的美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却又充满了致命的美感。

这必然跟某些经历有关。

十七岁的时候，蓝独自一人进城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，只是固定给外婆寄钱，两年后大着肚子回来，生下青和。

青和出生的时候，是很瘦的一个小家伙。用外婆的话说，抱在手里那么轻，轻得似乎没有什么重量，仿佛风一吹就会跟着一起走的样子。

那个时候，蓝整日地不出门，消瘦得不成样子。她不爱青和，是的，青和是某种肮脏和耻辱的印迹，是某个深夜，蒙着脸的陌生男人强行在她身上发泄之后遗留的罪恶。

青和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印象中母亲从不抱她。

拥抱，那样的感觉于青和来说是陌生的。是的，陌生。这些如同母亲一样陌生。印象中也没有什么亲人，除了头发花白的外婆。

青和没有上过幼儿园，在小学以前，仅识的一些简单的字形都是外婆手把手教的。别的小孩子一起玩耍的时候，她应该正一个人坐在小屋的床上垒积木。

生下青和之后，蓝再次离开，依旧没有留下任何的话，没有任何音讯。

再次回来，已是三年之后。蓝衣着光鲜地来接青和，带着一个男人的誓言。

是的，那年，蓝嫁给男人许连恩。一个会唱好听的昆曲的男人，一个蓝倾慕已久的男人，也就是青和在后来叫了四年父亲的男人。

青和在得知这些的时候才明白，原来，连父亲都是假的。也是，所以她们走的时候，他没有留下她，毕竟不是亲生，不是血浓于水，

那么也就不会留恋。

许连恩的日子过得还算富足，拥有大批喜欢他的听众。他喜欢华丽的旗袍，他说穿旗袍的蓝最动人。他给蓝买各式好看的旗袍，把她打扮得妖一样美丽，俯仰生姿，一颦一笑皆惹人注目。

跟他们在一起的四年里，幼小的青和害怕一个人住，母亲亦只是把她的屋子用木板隔出一小块空间给青和住，她从不让青和与她睡在一起。

青和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躲汽车穿过马路上学，记忆里只有小学一年级报到的时候母亲带着她去了学校。回来的时候，母亲淡淡地说：“青和，记得路，用心，明天你必须一个人走路去上学。”

“嗯。”除了点头，青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从小到大，她们之间一直都是这样的对话方式，就仿佛她们之间的这层关系也都是奢侈的，而不是真实的。没有温暖，彼此的脸始终都是那样经年不变的哀愁与清冷。

这让青和在很小的时候，便懂得如何让自己与别人保持距离，包括至亲的人。多年之后，她才知道，她的出生，本身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疏离感。永远无法亲近。

蓝把青和交给外婆之后便离开，两天之后才回来。她出去转了一圈，变卖了首饰，买了一些十字绣回来。

于是，那一年里，青和就常常看到母亲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，绣那些十字绣。母亲的手很灵巧，出的活很漂亮，卖得也很快，勉强可以支撑生活。

蓝是美丽的。

美丽的女子，总是不会乏人问津。即使她年近三十，还带着七岁的青和，仍旧有很多男人趋之若鹜。其中不乏好的，多金，俊朗，或者善良。

青和不知道母亲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些男人，她始终是冷冷地对待他们，不亲近亦不疏远，大方得体，却让人感觉到其中横亘的距

离。久了，男人们便识趣地不再靠近她。

许连恩曾经寄过几次钱回来，但每次都被母亲原封不动地退回。

青和知道母亲天性高傲，不愿意去依靠一个男人的接济。既然已经与他断了关系，断了所有来往，那么，亦没有任何怜悯或者帮助的需要。

她对青和说：“青和，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还有一双手。我们的生命要靠自己把握，而不在于命运和他人的给予。”

青和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一字一顿地说着，她的嘴巴翕动，胭脂色的红唇起伏的节奏仿佛是催眠。青和在心里一点一点地将她的唇形记下，她知道，母亲是那样地美，连她说话的姿态、吐出的句子都是值得自己去珍藏的。

我们的生命要靠自己把握，而不在于命运和他人的给予。

因为这个，青和一直都试图与母亲亲近，然而却是徒劳。

青和只有通过这些细小的方式，让自己记得，记得母亲，记得母亲的美丽。那样，她便会觉得，自己也是美丽的。

然而，那个美丽的过程，是这样地苦痛与冗长，似乎每个人都为了这份所谓的美丽吃了哑巴的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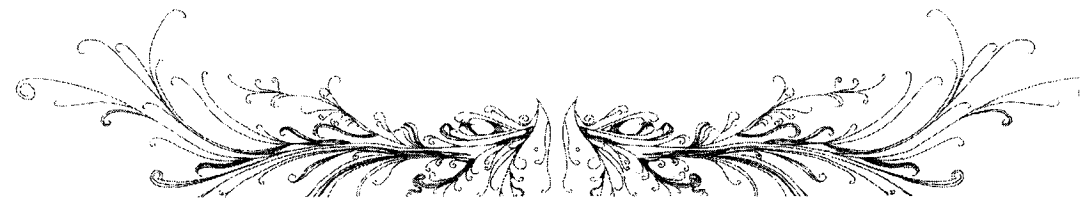
墨色的望日莲开出一片年轮，成为记忆之河里的一道伤痕。曾经迷失的地图却终于还是爱死了一场天明，在某个醒来的夜晚。

总是不知道在明天的午夜醒来时，自己的脚在哪一只鞋子里，又要奔赴谁的终场。

我一直试图寻找一个出口。也许全部被堵上，我们只能生生看着末日的死亡来临，却孤独着，且无能为力。

只是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场行走。有关忘记，有关死亡，还有奔赴而来的离散，和天涯。

——青和《生如夏花》





外婆的身体不太好，经营的杂货店生意并不怎么景气，再加上眼神不好，偶尔找错钱，经常到月底核算的时候，入不敷出。

母亲变得很沉静，寡言，素面朝天，鲜与人来往。阳光很好的下午，她会在院子里绣十字绣，偶尔看着门外因为雨水沁透而长出青苔的石板路，眼神蒙眬，一言不发。青和知道，母亲有着这样表情的时候，总是在沉入一些回忆之中。

是怀念，是不舍，所以青和宁愿她依旧是那个风情万种的女人。然而她已经离那样的生活太远。有时候青和能够听到她缥缈幽怨的声音：一切都回不去了。是的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

时间在给予我们一切美好的同时，也必将给予我们坏的一面，会摧毁你。是的，蓝已经回不去了，她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女人，一日三餐，素面朝天。

每个月，母亲总会出去几天，去进货，或者卖绣好的成品。外婆一般除了吃饭时间都待在杂货铺。那个时候，总是青和一人独自在家。

其实她不喜欢一个人在家的。她甚至有些害怕，因为隔壁的那一家人。

那一家跟她们一样，也是三个女人，婆婆，女人，还有丫头。

青和经常会听到那个女人疯狂的笑声，噪音里有着撕裂的悲凉，直凉入心底。那种笑让她感到很不安。

印象中每次婆婆送走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会发出这样的笑声，每

当这个时候婆婆总是把丫头拉到一边，让丫头来找青和玩。

婆婆把门从外面锁上，站在院子里，冷冷地看着门缝内疯笑的女人。锈迹横生的锁链悬挂在门板上，像是她饱经风霜的心脏一般，斑驳不堪。

通常女人会一天一夜拒绝任何的食物和水，第二天早上婆婆把门打开的时候就会看见她又坐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针线，在纳那双永远也纳不完的布鞋。婆婆会如往常一样扔一些饭菜在桌子上，而她只是走过去把它们吃掉，一言不发。

她是婆婆捡来的女子。

那晚的月牙儿死白死白的，没有一点光泽。婆婆经常这样形容。婆婆说那晚那个女人就穿着月牙一样死白的裙子沿着铁轨来回晃悠，面容憔悴，表情痴呆，喊她也不应，拉她亦是不理。

婆婆把二十岁光景的她领回家里，给她洗澡，为她做了一碗面条，她吃了，然后就在这里住下。她一直都没有开口讲话，婆婆曾试问过她很多问题，她都没有任何回答。或许她是个哑巴，很多人都这么认为。

有一天婆婆去邻村吃喜酒，因为醉得厉害，晚上就没有回来。等到第二天早上进了院子打开门上的铁锁时，看见女人一直拿着昨天早上的饭碗舔着，很慢很慢地从嘴里吐出一个字：“吃。”

婆婆当时就呆住了，缄口了三个月一言不发，当所有人以为她是哑巴的时候她却开口了。婆婆干笑两声，跑到厨房烙了两个饼。女人接过之后狼吞虎咽地吃下，依旧不发一言。

她是个很好养活的女人，婆婆说，每天三顿饭，只要吃饱了就坐在院子里，不吵亦不闹，鲜有什么情绪，很听话。

婆婆说那个女人是个疯子，不允许丫头跟青和与她接近，怕会伤到她们。邻居们也都如是说，于是青和便知道，她是个疯子。

她的身世经历对村子里所有的人说都是一场空白，这成了农妇们茶余饭后聊天的好题目，关于她的故事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版本出现，唯一不变的是她是个疯女人的事实，这是大家一致的观点。她没有

有名字，所有的人都叫她疯女人，这个捡来的女人，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她的名字。

丫头这么跟青和讲的时候，显得很骄傲。她说，她是有名字的，她说婆婆总是叫她丫头。丫头，这两个字虽然再普通不过，但却能证明她是有名字的。

丫头不知道疯女人从哪里来，正如她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父母是谁一样。这些是婆婆的忌讳，不允许她追问，否则就会用门后的破笤帚把子打她的屁股，还要罚她两天不许吃饭。所以她不敢再问。

婆婆说丫头也是她捡来的孩子，她的任务是每天煮饭、喂猪、打扫庭院。

那个疯女人，是的，请原谅青和这么叫她，因青和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，其实青和心里是很不愿这么叫她的。

青和常常怀疑她到底是不是个疯子。因为她从没有见过如此安静的疯子。女人经常坐在院子里，背靠着那棵老槐树，盯着篱笆外面的一大片向日葵使劲地看，如果有调皮的孩子敢跑过来折向日葵，她就会叫着冲出去把他们打跑，然后又走回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坐着，眼睛始终盯着那一小片向日葵，狠狠地看。

青和记得那年向日葵结籽成熟的时候，它们的主人二胖拿着很大一把的剪刀把大盘大盘的葵花籽剪掉。剪刀下花茎的创口冒着淡黄色的血，附近的孩子都兴奋地看着那些饱满的籽粒欢呼。

那个时候，女人疯了一样冲过去抢夺那把大剪刀。她不顾一切的样子吓坏了所有的人，她把二胖的脸抓破了，锋利的指甲在他脸上划出隐隐的血痕。结果她被剪刀划伤了手臂，最后她被绑在凳子上两天两夜，也就是从那以后她被所有人喊做疯女人。

那是她唯一一次的失控，之后因为饥饿，慢慢地屈服。

而自那次以后她所能看见的范围内，再没有任何的向日葵。

婆婆的性子很坏，青和猜想，在年轻的时候，她应该是很刚烈的女人。